

Gesammelte Schriften

Walter Benjamin

单向街

[德] 本雅明 著

陶林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Gesammelte Schriften

Walter Benjamin

单向街

[德] 本雅明 著

陶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向街 / (德) 本雅明著; 陶林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865-9

I. ①单… II. ①本… ②陶… III. ①随笔—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9337 号

书 名	单向街
著 者	(德) 本雅明
译 者	陶 林
责任编辑	黄孝阳 邹晓燕
特约编辑	聂 斌
文字编辑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65-9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瓦尔特·本雅明

序言 本雅明的投影仪

陶 林

跟哲学家的发疯一样，一些哲学家的死亡，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件。这种耐人寻味从苏格拉底开始，自他因“渎神罪”之名而被众人投票判处死刑以后，哲学家之死成为管窥人类生存境况的一个重要标尺。智者必须要为社会群体的愚蠢、狂热或者迷乱付出巨大到生命的代价。死亡是哲学绕不开的问题，在生死的巨大关口，终日沉思的哲学家的所思与所为，为他们一生的思考画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号。

1940年9月26日，法国与西班牙边境一个小镇波尔特沃（Port bou）的一家旅馆里，一个中年男子吞服了大量的吗啡——吗啡是一种很好的麻醉剂，大量服用吗啡可以导致神经中枢的完全麻痹，让诸如心脏和呼吸系统都停止运作，从而导致窒息性死亡。这个男子无疑是求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他离开法国去往西班牙的证件被负责边境检查的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认定是无效的。他无法越境，作为犹太人，还将被遣送回出发地点——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之后，就是类似奥斯维辛的各

大集中营。这个因恐惧、绝望和彻底崩溃而自杀的男子，就是本书的作者：瓦尔特·本雅明。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名巴黎银行家，之后来到柏林成为一个古董商。本雅明曾在弗莱堡、慕尼黑、柏林和波恩研究哲学。1919年，本雅明以《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一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但未能顺利取得大学教授资格。他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其评介是“像一堆烂泥，满纸不知所云”。但如今该书却成为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因为没有谋求到大学教职，本雅明在柏林以一个自由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谋生，还做一点类似占星术的精神病理学的研究。1933年，他因身份（犹太人）和政治立场问题（支持苏联和布尔什维克）被刚上台的纳粹驱逐出境，移居法国，并成为“社会研究所”（即赫赫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身）成员。法国被纳粹占领后，为了躲避盖世太保，1940年，他又移居至西班牙边境小镇波尔特沃，在那里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论歌德的〈亲和力〉》《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以及传世名作——《巴黎拱廊街》等。

众所周知，1940年是纳粹德国在欧洲气焰最为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希特勒在整个欧洲如入无人之境，上半年一举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到了6月，法国总理贝当宣布向德国投降。紧接着7月，希特勒宣布执行“海狮计划”，进攻不列颠。与陷入溃败的整个欧洲相比，立场亲苏的犹太人瓦尔特·本雅明在纳粹铁钳面前的不堪一击，更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1939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更

对自己心目中的战友彻底绝望了。他一直以来坚定不移地批判资本主义，如今却被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东西——极权之下最为纯粹的暴力，逼迫得走投无路。毫无疑问，他的自杀，完全源自于对纳粹暴力的恐惧。是纳粹以及那种无处不在的暴力，把本雅明活活地给吓死了。

本雅明对自己的自杀做过充分的准备。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眼中，他坚信这场大战的最终结果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毒气战，整个文明的世界将全部完蛋。非常矛盾的是，本雅明死前却极力掩盖自己的自杀行为。在同年10月份的回忆里，他的一位友人这样记录他的自杀：“本雅明叫我过去。他告诉我，他晚上十点服用了过量吗啡，要我设法将这件事说成疾病，交给我一封写给我和阿多诺的信……然后他就昏过去了。我按照他的意愿，为他叫来一位医生，为他诊断为脑溢血……”

本雅明的天性很像卡夫卡，细腻、敏感、脆弱。他对自己的性格说得很准确，是一副“土星”的性格。在西方的占星术中，“土星”代表着与他类似的多液质的敏感人格。美国当代女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文里系统地评述过本雅明。她一方面非常欣赏本雅明这种“忧郁质”的土星的气质，缓慢，宁静，沉思，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质；另一方面，她又中肯地指出，本雅明“生性迟缓、优柔寡断，以致有时不得不用刀子为自己开辟道路，有时就把刀尖最终对准了自己”。故而，本雅明并非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搅动时代潮头的“左派革命者”。在桑塔格看来，本雅明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作出辩护。”不能不说桑塔格是本雅明的知音，而本书正是

取用桑塔格所亲自编订的本雅明英译全集中的《单向街》而翻译的。

在我看来,说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唐·璜式的纨绔子弟。这里并无贬义的成分,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在讲究出身、门第、家规、贵族、上流风范的老欧洲,这种被人不屑的“纨绔子弟”风格,往往倒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起源,声名狼藉却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们也是一道风景,酝酿着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本雅明就像是自己所倾心并津津乐道的那些个前辈:波德莱尔、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克劳斯……自小因家庭的富足而并不关心也不擅长生意、荣耀门庭、人情往来之类的俗务,转而专注个人兴趣的培养与发展。他们的人生似乎过得随性而随意(特别体现在他们的婚恋与理财方面),尤其注重追求个人独立的生活与思想空间。

本雅明非常像浪迹天涯的唐·璜,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没有固定工作,靠家产和写作在德国、瑞士、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俄国等不同国家的城市里生活,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观察家”。他喜爱收集旧玩具、邮票、明信片和仿真缩微景观,最大的嗜好,则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他可以在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百行字,还热衷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有类于我国的黄老之术、易学等)星象、占卜之类。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小爱好,构成了本雅明独特的学术气质,也造就了《单向街》这个独特文本迥异的气质,零碎的意象,自由的阐述。

就像其天性一样,本雅明的研究和写作,也是随兴而起、随感而发,这种感受式的写作,在这部《单向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信手拈来的器具、标志和意象,加以阐述和申发,仿佛是本雅明在

炫耀、摆弄着他思想里个人收藏的那些各式各样好玩的玩意儿。那些零碎意象中的意趣，每一个都极为深长。一直以来，文化界和文学界对本雅明的身份很难界定：哲学家？文艺评论家？思想家？散文家？因为他们很难按照标准的学术规范来界定他。有人曾这样陈述本雅明的生存悖论与困境：“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说得非常准确，一笔勾画了本雅明全部的尴尬，在任何一个场域里，他永远是一个异乡客，一个槛外人。

显然的，尽管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工作，本雅明并非一个书斋式的学者，或者说一个以学术谋生、谋体面的研究匠。他更像一个做研究和思考工作的行为艺术家。在我看来，正如自然科学界曾有过的博物学家一样，本雅明无疑是一个“博文学家”，他的兴趣流连在人文学科的每一个门类中，并都有建树。事实上，在传统的经典时代，任何一位文化大师，大多是博文学家，他们的写作一方面建立在对文化巨大的热爱与兴趣上，一方面建立在通博的学习和识量上。本雅明毫无疑问是一位博文学家，他总是个先知，洞见了现代思潮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纵深发展，对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有深刻的洞见：讲故事艺术的消亡，艺术品“灵韵”的消失等等，将使未来人们的艺术感知陷入巨大的困境。如今互联网的信息时代冲击，这种艺术的困境越发显得严重了。因此，本雅明很推崇独立的文艺批评：“批评探求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

而评论探求它的物质内容。因此，文学评论家如同化学师，而文学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他能穿透并拆解作品的物质内容，将永恒的真理内容提炼并释放出来。”他希望文艺批评能有一种点石成金的神奇效用。但无疑，若想要这种效用的发生，只在于像他这样炼金术师般的批评思想家们能更多地涌现，或者那些光照文化历史的博文学家、“最后的知识分子”能再度复活，才能真实地引导这个世界的文艺。

本雅明深怀着犹太传统的弥赛亚主义思想，对文明的衰亡深怀绝望。他在一封信里深刻谈论人、自然、历史的种种悖论：“将历史表现为一场诉讼，人类同时也作为沉默的大自然的代言人起诉创世和预告的弥赛亚的爽约，但法庭决定为未来讯问证人。出场的有诗人，他感觉；有画家，他观看；有音乐家，他聆听；有哲学家，他知道。他们的证词互不一致，尽管大家都为弥赛亚的到来作证。法庭不敢承认自己没有主见，因此没完没了地进行新的起诉，就像新的证人很少一样，进行了拷打和迫害。陪审席上坐满了活人，他们怀着同样的不信仰听起诉人、证人讲话。陪审员的位置遗传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心中终于出现了恐惧，担心他们会从席位上被赶走。最后所有的陪审员都逃走了，只留下起诉人和证人。”

可惜的是，本雅明对未来想得太过于遥远和悲观了一点，也就太过草率地选择了死亡。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一件异常诡秘的事情发生了，负责边境检查的秘密警察前来通知这位死者，他的那些保证过境的文件经复核审查，又被认定是有效的，他可以合法进入西班牙了。一旦能够合法进入西班牙，他就可以由此转赴美国。在美国，为他提供签证担保并协助制定逃离虎口计划的好

友霍克海默，正隔着大洋彼岸翘首企盼，张开双臂等着他走向自由。可是本雅明却最终死在了虎口，在距离自由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本书的主体部分——《单向街》，正是博文学家本雅明的一部经典代表作。正如本雅明自己所隐喻的，它像一个投影仪，把他思想深处方方面面的小收藏展示出来，介绍给众人听：断想、纲领、启发、洞见、哲悟、随感……与个人际遇、情感、生命和灵魂紧紧贴在一起。这种独一无二的文本形式，承接着欧洲的格言哲学的传统（如马可·奥勒留、帕斯卡尔、尼采等等），又启发了后来者（如福柯、罗兰·巴特）絮语式的文本，虽无体系之严整与统一，亦有击中人心的力量。本雅明比任何人更确信，获得鲜活的灵魂远比获得坚硬的精神更接近智慧。

本书的题献是给阿西亚·拉西斯。这位拉西斯是本雅明生命中最重要一个女人。在此之前，他的感情生活可谓一波三折。他青年时代草率地与一个女子订过一次婚，不久，遇到了一位有夫之妇朵拉。两人相互吸引，最终本雅明退了婚，朵拉离了婚，两人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1920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本雅明的生活和他的婚姻一起陷入困顿。他的妻子爱上了他的朋友，而他则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子尤拉。混乱的感情，令本雅明的生活混乱不堪。他与朵拉也分居了。1924年春天，本雅明来到意大利完成博士论文时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女导演阿西亚·拉西斯。拉西斯年轻漂亮，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更重要的是，她向迷茫中的本雅明介绍了苏俄现状，并吸引了本雅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本雅明与拉西斯非常相爱，但那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欣赏与共鸣，一场彻底的柏拉图之恋。无论是国籍、年

龄、出身还是婚姻现状，太多的不可能横亘在他们之间。为了能与之结合，本雅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朵拉离了婚，千方百计想为拉西斯办理留居德国的“绿卡”，但最终他们也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自1930年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却从未再见面。不过，正是因为蕴含着这种百感交集的“爱意”，整个《单向街》的文本被一种朦胧的、充满灵韵、忧伤又甜蜜的光辉笼罩着，散发着永恒的迷人魅力，赛过一切珠宝、钻石的莹亮。

就此，本雅明说：“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觅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很少一些人则寻求永远的漂泊。后一种人属于犹豫者类型。他们尽量避免与母土发生联系，他们寻找能够使他们远离家乡愁苦的人。对这样的人，他们保持着忠诚。”

由于《单向街》的特殊文体风格，读者或许无法充分领略本雅明思想与写作的全貌。本雅明是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智慧并不仅仅在于《单向街》这样感悟式、碎片式和絮语式的小品文作品，更在于他的诸多大部头的美学和批评论著。很多读者知道本雅明，只因为他的《单向街》，并且只限于他的《单向街》。故而，为了有助于读者朋友们充分了解这位思想深邃的作家，本书中还收录了本雅明很具代表性的几篇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讲故事的人》《评弗兰茨·卡夫卡》《摄影的简史》等。让读者了解一下本雅明作为一位思想家，进行整体性思考的魅力所在。这些文章分别涉及了艺术环境、叙事学、文学个体评述、影像艺术的批评等不同的方向，展示了作者宽阔的批评视角和极富穿透力的洞见。这些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奠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基调，并预言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学的新潮流、艺术的新变化。时过境迁，在当下来对照本雅明的这一系

列的判断,让人不能不叹服他的远见与卓识。

本书翻译过程中,要感谢南开大学外语学院的王小可博士,及德语哲学专业的张曙博士所提供的帮助。通过这次译介,结识两位优秀的青年俊杰,甚感荣幸。

2014年8月于海滨寓所



她,阿西亚·拉西斯,正是这条街的工程师,在作者心中铺就了道路。

目录

序言 本雅明的投影仪(陶林)\1

单向街\1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73

讲故事的人\108

评弗兰茨·卡夫卡\144

摄影艺术的简史\181

代后记 大众、经典和文艺之霾(陶林)\202

本雅明年表\218

单向街^①

这条街

名为阿西亚·拉西斯^②街

她正是这条街的工程师

在作者心中铺就了道路。

加油站

时至今日，事实左右着生命构建的力量，远远比信念更为强烈。而且，很多的那些事实，几乎从来没有变成过信念产生的基

① 译者注：此书名字面的意义为“仅一条出路的街”(one-way street)，又被译成是“单行道”。但无论对比德语原文、权威的英文译文，还是追索本雅明的本意——一个方向的街道寓意着时间，“单行道”都是不妥的。故经慎重考虑比较，还是选择译为“单向街”。

② 译者注：阿西亚·拉西斯，本雅明的女友，为苏联女导演，对本雅明倾向左派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

础。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文学活动,并不要求文学对于社会结构发挥积极的作用。相反,这是文学通常的表达自己的对现实无能为力表现。真正具有意义的文学的主要功能及其有效性,不能只是传统的那种外在形式。它们有另外的表现形式,其相应的影响力,必须在宣传小册子、杂志文章和广告海报中展示出一些不显著的形式。与书籍千篇一律的精致面孔不一样的是,这些形式能较好地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信念在社会这部巨大的装置中,可以被想象为机油和机器的关系,人们并非站在整台涡轮机前倾倒机械油。你只需要在隐藏的铆钉和接口处,注入你知道必须要用的那一点点就成了。

早餐室

一个至今流传的传统民间传说告诫我们说:第二天一早醒来,不要空着肚子讲述昨夜的梦境。那时,醒来的人还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实际上,依然处于梦境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他的沐浴只是唤醒了肉体的表面和它外在的运动能力。而在更深一层面,即便是在晨起的沐浴中,夜晚晦暗的梦境并没有褪去。实际上,它紧紧地依附在人们刚刚睡醒的那种孤寂之中。不想走入白天的人,不管是对人的惧怕,还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宁静,都不会去吃早餐,甚至非常厌恶早餐。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避免自己在昨夜和今天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更替。只有驱散了梦境,这种躲避才有意义,用上午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或者用虔诚的祈祷来完成驱逐。除此之外,只能导致一片混乱节奏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叙述梦境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个人依然沉浸在一半的睡梦世界里,倘若他背叛了梦中的密谋,那么他必须去承担梦境的报